



# 散文精选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张炜

· 增订本

张炜名篇精选

# 散文精选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1996年·济南

责任编辑:姚文瑞

装帧设计:杨 枫

## 张炜名篇精选(增订本)

\*

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:250001)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1.5印张 25插页 1000千字

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 - 80551 - 848 - 3  
I·175(全5册)定价:76.00元

## 目 录

盼雪 .....	( 1 )
人生麦茬地 .....	( 4 )
必然写到的女性 .....	( 9 )
酒窝 .....	( 14 )
史可 .....	( 20 )
你的树 .....	( 27 )
绿色遥思 .....	( 42 )
融入野地 .....	( 50 )
利口酒 .....	( 67 )
梦一样的莱茵河 .....	( 74 )
去看阿尔卑斯山 .....	( 80 )
默默挺立 .....	( 87 )
羞涩和温柔 .....	( 92 )

激情的延续·····	(108)
开始以后·····	(123)
选择的痛苦·····	(146)
谈谈诗与真·····	(157)
沉浸到艺术之中·····	(172)
读在泰山·····	(187)
田野的故事·····	(204)
第一本书的故事·····	(215)
深入及突破·····	(221)
夜思·····	(237)
独语·····	(269)
秋夜四章·····	(279)
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·····	(285)
冬令絮语·····	(291)
时代：阅读与仿制·····	(303)
守望的意义·····	(311)
明天的笔·····	(320)
附录：	
散文目录(1982年—1995年)·····	(323)

## 盼 雪

一个无雪的冬天，会令人感到尴尬。该冷的时刻不冷，四季不再分明，大自然也写出了荒诞的一笔。

下雪吧，让洁白的绒毯铺盖大地，以这个节令独有的方式去温柔人心、安定人心。

雪朵可以擦洗世界，所以你总是能够在雪后看到一方更加碧蓝的天空。一只狗走向原野，小鸟在落满雪粉的枝丫上俏立。大地恬然入睡，万物陷于默想。姑娘歌唱了，红色的围巾松松地包在头发上。你相信雪的下边是一片翠绿吗？紫色的地黄花儿将开放，墨绿的叶面上留着雪痕。一个洁净的干练的老人拄着拐杖走过，呼出了白气。那白气像他写出的一道诗行。他的头发也是银白的，他的黑呢大衣多么庄重。

老人缓缓地行走，拐杖提高地面。他走过的岁月中有多少个这样的冬天？不记得了。他只记得在雪地上、在雪松的后边，他第一次吻一个姑娘的情景。那时他们都年轻，厚厚的雪使他们的脚陷下去了。

雪的世界，一个多么适合思索和回忆、追忆和遐想的世界啊。浑浊的思绪被纯正了沉淀了，人心像伏下的白朵一样安静。我们的流逝的时光，我们的没有留下痕迹的一串连一串的脉音，这时一齐涌到眼前耳畔。

河冰封锁了半条水流，雪缀在冰碴上，棕红色的羽毛细密光滑——一个多么神奇的长嘴鸟儿在那里啄着什么。谁能叫得上它的名字来？谁以前见过它吗？我们怎么没有更早地留意它？这真是一个错误。让我们被这一时的冲动指引着，去请教那些鸟类学家吧。多么美妙的冲动，发生在白雪皑皑的境界里。

你见过人们借助一副滑雪板飞速穿越的情景吗？那有多么帅气。还有，迷人的雪雕、娃娃们的同样稚拙的雪人……这一切奇迹都被白色的调子统领了、概括了。

人在最危急的时刻，在有了病疼的时刻，往往被抬进医院——那里有什么特征？那里会有一群群身着白色长衣、头戴白帽的人，有白色病床、白色被子……他们以这样的颜色挽留生命、唤起这个生命的记忆。白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缓解与诊治，又给了人多少安慰和信任呢？白色，白色，活动着、沉默着的白色……它与雪的联想，它与一个生命的关系的联想，就这样发生着。

大雪覆盖之下，种子接受庇护，在温湿的地方慢慢领悟。终有一个春天的来临，它萌发了。积蓄起的力量一直向上，挤成一片，越来越茁壮，充满了汁水。如果没有冬雪，就难以有这样的景象。大地一片荒凉，泥板龟裂，千里不毛，干燥焦躁浮躁，从树心到人心，希望变得越来越少。不是不想振奋，而是缺

少借以振奋的那一切色彩、那一切真实的蓬勃的东西。

下雪吧，下雪吧。

可不巧的是我们又走进了一个无雪的冬天。

大雪哪去了呢？问爷爷们，他们也在摇头。大雪到底哪去了呢？如果连我们这个湿润的半岛上也缺雨少雪，其他大陆又怎么熬？下雪了，下雪了，下了浅浅一层一脚踏出泥底，可怜人。下雪吧下雪吧，再让人骄傲地头戴翻皮帽走上一遭吧，再让真正的寒冷像过往的大雁一样降落一次吧。这样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太阳和地球在挺好地运转，一个接一个的明天还将无有尽头。我们会信任时光、日月这一类永恒的东西，安然自如而不是匆忙慌促地去干手头的事情。

在这个干燥的、裸露着泥土的冬天里，人们不由得去追询根底。不错，现代科学已经告诉了大家，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无节制，严重地破坏掉了生态平衡，毁掉了正常的自然循环。因此我们要忍耐一个又一个无雪的冬天。空中烟尘弥漫，人们咳声不绝。仰望天空，立刻有一粒微尘落入眼内。只有雪朵才可以擦掉这么多的尘埃，而我们拿出家中千万片抹布也做不到。下雪吧，下雪吧。大雪是老天爷手里的抹布，它一会儿就能把天空擦得瓦蓝锃亮。

下雪吧。

1989年1月



## 人生麦茬地

多么熟悉的情景，动人心弦。我只是轻轻一瞥，那图片就在心中化作了永恒。雪白的、强烈无比的阳光灼伤了我的双目。让我再也不要触动这一幕吧，尽快把它忘却。

可是这能够吗？

一个从无垠的原野上走来的人生，忘得掉炎炎夏日里，那一片接一片的银亮麦茬、像电光一样闪烁的麦茬？土地焦干烫人，没有一丝水气，如果有人划一支火柴，麦茬地就会一直燃烧到天边。土地烘烤出人的汗水，给自己解渴。人的脸像土地一个颜色，汗水还是不停地流出来。肌肉干贴在骨胳上，生命之汁已经剩下不多了。夏天，多么漫长。在这个滚烫的季节里，老人无声无息地劳作，一天接一天坐在地里。他们要熬过什么？或者，他们在期待什么？

母亲生下了健壮的儿子，儿子穿上小背心到更远的地方去了。她亲手播下种子，看着稚嫩的青苗破土、长旺，看着它挣扎出寒冷而枯燥的冬天。儿子回来吧，回来吧，这个世界怎么

总要把儿子引诱到远处去？一想到儿子，她就联想到返青之后的麦苗。这个世界的年轻人不知忧愁地跳跳跃跃，那都是让血脉顶的。年轻人的世界火火暴暴，老年人的日子死寂无声。人老了，知道前边的日月是什么样子；人年轻，就不晓得以后的岁月是什么光景。其实一茬麦子与另一茬麦子总是差不多——麦茬的颜色一样，也同样在夏日里闪亮耀眼……儿子啊，在外面奔忙的儿子啊。

日当正午的时候我还不愿回去。我也没有寻找一片树荫。这片土地太大太大了，我僵硬的双腿不愿挪来挪去。丈夫没有了，他埋在这片土里——很多的男人女人都埋在这片养活了他们的土里。谁将来也是一样。麦茬哟，像针一样刺我的手和脚，我的长了厚茧的皮肤都受不住了。我把散在垄里的穗子拣起来。这麦秸在阳光下刺眼亮，我不得不眯起双目。饱含了盐的汗水顺着深皱流进眼窝里，我一遍一遍去擦……远处有个百灵鸟，它不歇声地叫，它有了什么好事了？

一个女人到了八十多岁会想些什么？年轻人永远也不明白。他们会以为她对一切都无心无绪了；或者相反，像个孩童一样易喜易怒。他们错了。母亲老了的时候简直丰富质朴到了极点。她越来越离不开土地，与泥土紧紧相挨，仿佛随时都要与之合而为一。她举手投足间都流动着天然纯洁的韵律。一双手挨到麦茬上，像抚摸婴孩的毛发。这时候她的眼睛已经昏花，能够准确无误地拿到麦穗，大半是依靠一辈子积累的物感。一个乐手去触动弦上的音阶，哪里还需要依赖视觉呢。

这是生在泥土上的女人。

生在另一些地方的女人是另一种母亲。她们的手虽然苍

老却依然柔软，食指常常充做奶嘴儿让婴孩吸吮，慈祥的脸上溢满欢欣。如果她看到一位同等年龄的老人坐在麦茬地里，就带几分天真蹲下来询问。她们之间简直无法交谈，各自揣着自己的人生沉默下来。分离时，柔软的手攥住粗硬的手，泪水在眶里旋动……远处的百灵鸟一连声地叫，这个炎热的夏天，你有了什么喜事？

麦茬间的另一种颜色，是绿色的小玉米苗儿。一茬让给了另一茬。庄稼，这就是庄稼。谁熟悉农事？谁为之心动？谁在这旷阔无边的大野上耕作终生却又敏悟常思？苍穹下多少生命，多少搏动不停的角落，生生息息，没有尽头。可是土地再辽阔、她离我再渺远，我还是能把正午里坐在麦茬地里的母亲一眼辨认出来！她的雪白的头发啊，她的蓝布大襟衣服啊，我没有开口呼喊，夏日的白光已经灼伤了我的双目……

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。

我的兄弟呢？我的姊妹呢？我的可爱的朋友乡邻亲友，你们哪去了！你们也来看看我的母亲。我跪下来，双手托起她的胳膊，把微微颤动的肘肘捂在掌中。我为她按摩舒展硬硬的手指骨节。母亲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爱说爱笑了，脸上木木的，看我像看一个陌生人。我伸手梳理她稀疏的白发，为她摘掉沾上的一根麦草。“孩儿孩儿，我的孩儿！”她嘴里一叠声呼叫。

正午的阳光把原野晒出了紫烟。母亲的后背贴紧了汗湿的衣服。我问她什么时候来到麦茬地里？已经坐了多长时间？……她不做声，像没有听懂。停了一会儿，她从那个盛满了麦穗的柳条篮子底下，翻出了一块焦干的锅饼。锅饼按在我的嘴上，它像石块一样坚硬。“孩儿孩儿，我的孩儿！”我张大嘴巴咬

住了锅饼。

母亲笑了。

我的儿子从天边上飞来了。好孩子你看脚底下的粗壮麦茬，就知道这是个好夏天。你再也不用担心春天的事情了——那时节花开草绿，渠水噜噜响！你爸离开时是个春天，那样的春天再也不会有了。我嚼了榆树叶儿往他嘴巴里抹，一下一下他都咽了。他的眼神亮晶晶，我想他会好好陪伴我。谁料到第二天早上叫他不应该，他去了！我的好孩儿，你妈硬是让这眼神给骗了——他去时我连个准备都没有。

你走到高山上、大海边上，走上千里万里，也不会找到这么肥的一片土地。这里值得你做一辈子，值得你安下心生个娃儿。你走了，走得无影无踪，连小木板门都没有关严。我的孩儿，你长大了，大腿像屋梁那么粗。可我就觉得你才刚刚摘掉奶头，唇上沾了奶水。人都是这片泥土的孩儿，他们说到底都是趴在那儿喘息、吭哧吭哧咽下吃食。人不能吃饱了肚子，一抹嘴巴就跑开。

她在儿子手腕上惊讶地发现了一块表。儿子告诉她到了正午。她疑惑地盯着指针——指针没有指向太阳，怎么就是正午？可见这是块骗人的表。她往前挪蹭，去寻找麦穗。麦穗无一遗漏地给逮到了篮里。灿烂的、浓香四溢的收获激动人心！要知道它原来准备藏在土里，像黄金那样一直藏着。可是一个精细的女人来了，来把它们取走。

百灵鸟叫着，它为什么欢乐？

它的小小慧目能透过时空的栅栏，望到几十年前篦麻林里的少女吗？那时候她穿了火红的衣服，引逗一个百灵，又折

了篾麻做成一支绿笛，呜啊呜啊吹不停。她的头发上插了支美人蕉花儿。百灵想把花儿啄下来，她就歪头一下一下躲闪。

有个长腿汉子气喘嘘嘘地站在林子边上。他透过林隙盯着她的眼睛，咬紧牙关。百灵把花儿趁机啄下，交到男子手里。百灵笑了，脆脆的声音响彻云天。

他们一起坐在了麦子地里……麦子熟了，他们的头发和麦秸一块儿白了。唰唰割掉麦子，留下一片无边的麦茬。她坐在阳光下，让头发与麦茬一齐闪耀出光亮。

儿子与母亲分吃一块锅饼。后来，儿子取水去了。“渴啊！多么渴啊！”百灵用粗嗓子喊了一句，飞走了。

老人又一次撩起青布衣襟去擦脸。她的脸被遮住了，像为自己的突然衰老感到羞愧似的。

——我只是瞥了一眼，再也没有转过脸去。就像脚踏着锋芒向上的麦茬一样，我小心地、一声不吭地离开了。但我一辈子也忘不掉这一幕。我在心中默念着：麦茬地！

1989. 2. 8

## 必然写到的女性

当然，艺术家的笔必然写到女性。在他们不停止的创作中，会不止一次地将女性做为主人公。她们泣哭、微笑，忧虑着憧憬着；她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：自己参与了创造，收获的却不仅仅是幸福；她们有着共同的喜悦和时浓时淡的莫名的忧伤。多么熟悉又多么陌生的世界，他和她一起感叹，一起惆怅。

如果她是柔弱的，那么你至少可以想象她会非常善良。由于遗传或后天营养等方面的原因，姑娘长得十分瘦小，只突出一对灼亮的眼睛。只是后来的几个春天里她才容光焕发，头发柔软和顺，肌肤也有了光泽。她像其他人一样为生活奔波操劳，永不停歇。四周的所有东西似乎都比她强大，比她更能经受粗砺和磨损。但接下去的却是一连串的惊讶：她接受了前进道路上迎面而来的一切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原来伴随着她的那些有的枯萎了，有的倒下了，而她却仍然挺立。当然了，她变成了一个母亲，一个宽容的、心慈面软的女人。你会从她面对

小外孙的目光中，看到一如既往的纯洁，看到无比的美丽。

如果她是俊秀的，那么你心底会洋溢起一种类似感激和羞怯的奇怪情感——虽然这好像没有来由。她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方面的象征，她是灵，是表是理，是形式也是内容；她或许已经不仅仅属于她自己。凡是美好的事物，比如像鲜花、春天，甚至包括真理本身，都应该具有这样的面目。似乎这个世界与生俱来的美好故意在一个相应的女性身上凝结了，悄悄地默默地昭示着什么，让人类去领悟。很多人愿意去保护她们，自告奋勇；很多人认为她们就是希望和理想，是本来就存在的、不需要寻找和辨析的一种意义。从本质上讲，她们从来没有让人失望。

赞颂女性不必寻觅那些流传下来的华丽诗章。她们都是活生生的，尊重她们，理解她们，在现实生活中创造一个特别适合她们生存成长的环境，就是最大的褒扬。比如污浊的空气、酸雨、干燥的气流，特别有害于皮肤，我们就应该多栽树多植草，让大地充满绿色。再比如女性的心肠更软、情感比较男性显得脆弱一点，我们就应该努力减少生活中的生硬和粗暴，以免给予她们不良刺激。我们经常使用“妇女儿童”这个概念，其实这种联结非常科学，女性像儿童一样需要加以爱护。她们有着共同的利益，有着在某一点上极其接近的心理特征。过多地、大言不惭地将生活中的残暴展露给她们，就是一种无耻的行径。

女性温柔着我们人类的历史。可是在形成历史的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却较少使用女性的多情体贴的视角去注目生活。讲爱，讲爱心，讲援助，讲一种心灵的抚慰，应该化为普遍的渴

求。女性的总体性格激励着人类前进、创造，促使人们更加完美，更加懂得廉耻，知道做人的尊严和正义，理解什么叫做责任心和勇敢……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。

有人以野蛮和权力侮辱了生活中的女性，恰恰也侮辱了他们自身。他们以一种最原始的可笑的方式，承认了自己的卑贱和怯懦。女性做为一种美的、自由的、再生的、尊贵的形象，是永远耸立的。只要我们仍然信任品格和修养，承认它们的存在，承认它们的魅力，就不会变得愚蠢。一个人因为爱而变得更能吃苦耐劳，更加富有同情心，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

就连最普通的女人也较易接受浪漫的故事。她们喜欢色彩，迷恋传奇，向往神秘而曲折的精神旅程。艺术对她们有天然的吸引力。比如一个对文学丝毫不感兴趣的人，她们会认为枯燥。如果从职业的角度去考察文学，那么显然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会终生乐此不疲；而如果从常识从素养的观念去看待文学，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是它的热恋者。懂得诗，懂得一种境界，在一个有理想的生气勃勃的女性看来，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情。她们希望自己喜欢的人最好不是一个刻板的、对艺术懵懵懂懂的人。比如他们尽可以是一个很少谈论莎士比亚的人，却不可以是一个对莎士比亚一无所知的人。她们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辱。在有教养的人那儿，文学和艺术像阳光和空气，任何时代都不会贬值。

如果进一步去比较男性和女性，如果我们一丝不苟并且对照了现实生活，就会发现另一些有趣的现象。

不言而喻，女性当中也有邪恶者。奇怪的是她们的邪恶丝



毫也不比男性来得轻微；而且，她们的邪恶比起同类的男性，并不见得更值得同情和谅解。但愿邪恶远离她们，不要附在她们纤弱的躯体上。她们的灵魂该有更好的用场，她们在年轻的时候被称为花朵，她们在年老的时候被称为母亲。

可是那些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的女性，那些英勇的人，却往往比同样的男性更令人景仰。她们愈加美丽。我们可以回忆历史上的殉道女性，她们无一例外地占居了最光荣最灿烂的一页。我们试图透过渺远的时光去倾听她们温柔而果决的声音，去瞻仰她们生动的容颜，去感染她们刚烈的性格。本来是保护者，一瞬间变成了被保护者——一个男人觉得他在面对难以接受的缺憾。可这是历史。

生活中，最令人讨厌的就是势利眼了——在文章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势利小人。这种人如果是一个女人，那么她似乎比犯有同种毛病的男人更加令人讨厌。再也没有比一个势利女性更善于逢迎拍马、喋喋不休的了。她们只要这样，就会抛弃一切天赋的美德，变得阴暗和冷酷。到最后总是她们失去的最多，因为她们被蒙昧堵塞了心灵的窗洞。她们这个时刻里最容易嫉妒，心火很盛，因而也难以保持自己的青春，使其从内心到形体都过早地变得丑陋了。

男人总是喜欢女人的柔顺随和，喜欢她们率直天真——可是她们也要生活，也要面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是非曲折，历经人生之路上的坎坷。她们有时并不是为了男人的喜欢而生活的，她们是独立存在的个体。在艺术家眼里，她们往往因强烈的独立感才变得光芒四射。她们自由而放松，正直，有多多少少隐藏了一些热烈。如果过了中年仍可以为爱情而放弃